

# 从出土东周带扣看其起源与传播

李志芳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湖北 荆州市 434020)

关键词: 带扣 考古出土 起源 传播

KEY WORDS: Belt buckl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rigin Dissemina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earliest belt buckle appeared in China around eight century B. C.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Most of the buckles were made of bronze, but a few were made of gold, silver, and iron. The buckles were not only used to fasten garment but also for clothing ornamentation. The current studies on belt buckles set their attention mostly on buckle typology and style evolution, topics on buckle origin and dissemination are rarely mentioned.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buckle typology and functions, the author used archaeologically discovered Eastern Zhou buckles to study the origin of the buckle and its dissemination.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lt buckle and the belt hook.

## 一、带扣的型式划分及用途分析

以往的研究,对带扣进行分型定式主要是依据扣环来分,但是出土的带扣除了扣环有区别外,扣尾也有很大的区别。有的有扣尾,有的没有,有的则不分扣环和扣尾,整个为饰浮雕动物纹的牌状扣身,这就决定了它们的使用方法不同,所以本文根据带扣扣尾的差别,把东周时期的带扣分为 A、B、C 三型,型下面再分亚型、式。

A 型: 没有扣尾,只有扣环和扣舌,依据扣舌分为 3 个亚型(图一)。

Aa 型: 单舌扣,扣环为圆形或长方形。

Aa<sub>1</sub> 型: 扣舌为鸭首形,扣环为长方形<sup>[1]</sup>。

Aa<sub>2</sub> 型: 扣舌为鸭首形,扣环为扁圆形<sup>[2]</sup>。

Ab 型: 双舌扣,扣环为长方形。

Ab<sub>1</sub> 型: 两扣舌都铸成长嘴的鸭首形,扣环为长方形<sup>[3]</sup>。

Ab<sub>2</sub> 型: 两扣舌都为兽首形,一长,一短,另一侧带一长柄<sup>[4]</sup>。

Ac 型: 无舌扣,扣环有长方形、扇形。

Ac<sub>1</sub> 型: 长方形,六棱体,通体光滑,素面<sup>[5]</sup>。

Ac<sub>2</sub> 型: 扇形,八棱体<sup>[6]</sup>。

B 型: 扣尾基本为方形或梯形,扣环为圆形或方形。依据扣尾的形状可以分为 3 个亚型(图二)。

Ba 型: 扣尾基本为长方形或梯形且占整个扣身的比例很小。

Ba<sub>1</sub> 型: 扣尾近梯形。

Ba<sub>1</sub> 型 I 式: 扣环为圆形,扣舌弯曲呈 L 形<sup>[7]</sup>。

Ba<sub>1</sub> 型 II 式: 扣环为圆形,扣舌倾斜前伸<sup>[8]</sup>。

Ba<sub>2</sub> 型: 扣尾近方形或长方形。

Ba<sub>2</sub> 型 I 式: 扣环为方形,扣环弯曲呈 L 形<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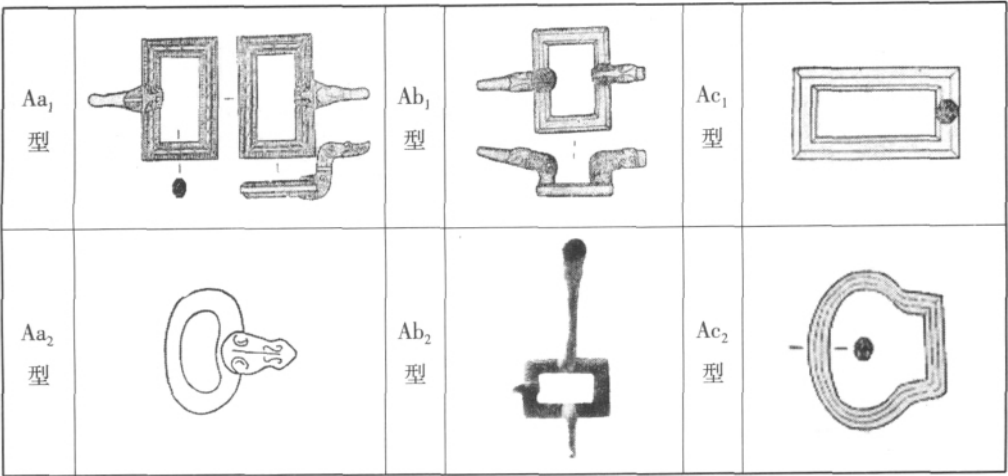
Ba<sub>2</sub> 型 II 式: 扣环为长方形,扣舌倾斜前伸<sup>[10]</sup>。

Ba<sub>3</sub> 型: 扣环为圆形,扣舌倾斜前伸<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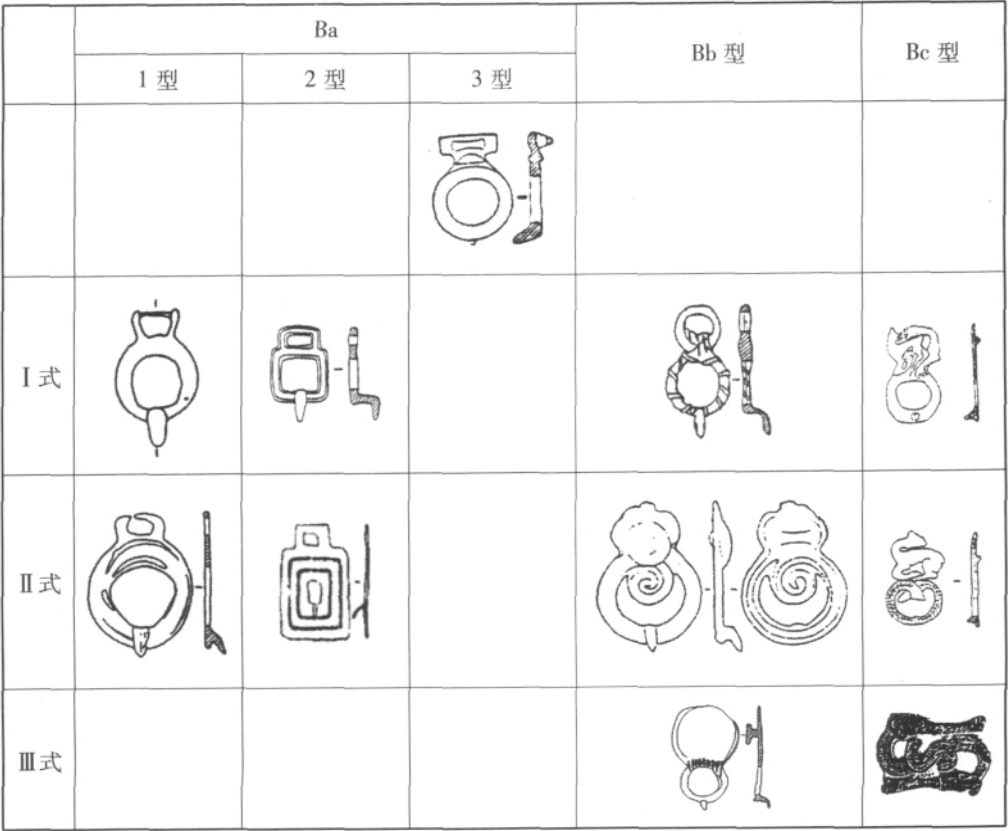
Bb 型: 扣尾基本为圆形且占整个扣身的比例较大。

Bb 型 I 式: 扣尾为圆环形,扣环也为圆环形,扣舌弯曲呈 L 形<sup>[12]</sup>。

Bb 型 II 式: 扣尾为圆泡形,扣环内饰涡纹,扣舌倾斜前伸<sup>[13]</sup>。



图一 A 型带扣



图二 B 型带扣

Bb 型 III 式: 扣尾为圆饼形,扣环为圆形,扣舌倾斜前伸<sup>[14]</sup>。

Bc 型: 扣尾为动物形,扣环有圆形、椭圆形、动物形。

Bc 型 I 式: 扣尾为浮雕的两兽相斗形,扣环为圆形,扣舌垂直于扣环<sup>[1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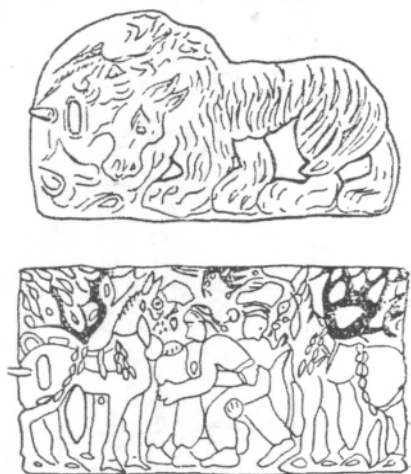
Bc 型 II 式: 扣尾为回首卧兽形,扣环由两兽

侧身围成<sup>[16]</sup>。

Bc 型 III 式: 扣身整体呈长方形,为两兽连结而成<sup>[17]</sup>。

C 型: 由有穿孔的牌状扣身和扣舌两部分组成(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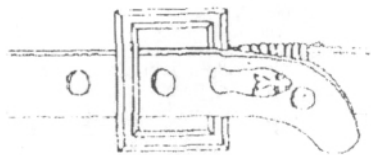
C<sub>1</sub> 型: 扣身铸成猛虎噬驴的图案,有穿孔和不能转动的扣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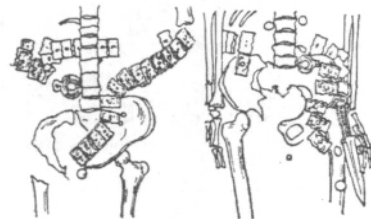
图三 C型带扣

C<sub>2</sub>型:长方形,饰二人角斗和双马纹,有穿孔和不能转动的扣舌。

A型带扣主要见于东周时期的中原地区,作为马具来使用。如陕西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的带扣出于K17、K121两个祭祀车坑之内。太原晋国赵卿墓的带扣和马具同出,而出土的12件带钩却位于人骨腰际。邯郸赵王陵的带扣为车马坑内遗物。这都说明A型带扣的用途,其用法如图四所示。



图四



图五

B型和C型带扣在东周时期主要见于北方地区,为人们束腰革带的用具。陕西米脂张坪墓地M2的带扣出于墓主腰际。内蒙古凉城县毛庆沟墓地的63号、43号墓出土的铜带扣,位于墓主腰部前方和双鸟纹饰牌组成一条腰带,如图五所示。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葬出土的带扣和铜鸟形饰牌、动物透雕饰牌都位于墓主人盆骨之上及旁侧。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出土的带扣和青铜短剑、铜削刀、铜带钩也位于墓主人的腰际。

## 二、带扣的起源与传播

据目前考古资料判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带扣是米脂张坪M2和包头西园M4的带扣。米脂张坪M2的陶器组合形式为鬲、盆、豆、罐,这种陶器组合形式曾见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葬中。张坪墓地的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等和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同类墓葬尤为相似,两者在年代上不会相差太远<sup>[20]</sup>。所以把张坪墓地的年代定在两周之际比较合适。张坪墓葬整体虽属周文化系统,但是M2出土的铜带扣在中原地区基本没有,而在北方地区则多有出土,另外伴出的弧背环首刀也颇具北方文化特色。据古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陕北地区为“狄”所居,《史记·晋世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狄,东至河内。”所以M2可能是狄人的墓葬。

北方地区出土的东周带扣主要是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的,在宁夏固原杨郎墓葬<sup>[21]</sup>、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sup>[22]</sup>、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sup>[23]</sup>、内蒙古的桃红巴拉、玉隆太<sup>[24]</sup>等地都有大量出土。它的使用应和当时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习俗有关,北方地区特殊的气候环境,导致人们以牧业为生,善于骑射,所以创制了一套便于骑射的服饰。王国维在《胡服考》中说“以裤为外服,自裤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乘马之俗。”北方人们的服饰为上褶下裤,腰上还要系上革带,然后用带扣系结。

中原地区出土的东周带扣主要是用于马具的鸭首方框形即A型带扣,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原地区出土这种形制带扣的还有邯郸赵王陵<sup>[25]</sup>、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sup>[26]</sup>、河北邢台葛家庄10号墓<sup>[27]</sup>、甘肃平凉庙庄战国秦墓<sup>[28]</sup>等等。它一般出于车马坑之中或与车马器同出。其中年代最早的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大部分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这种带扣和北方地区的相比,形制非常简单,远不如北方地区的形制多

样且没有用在人的服饰上。而当时中原地区在人们的服饰上起扣结作用的主要是带钩。带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东周时期的带钩出土较多,直到东汉,中原地区还在使用,说明中原自古以来就有使用带钩的传统。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子表明中原地区在东周时已开始把带扣用在人身上,如洛阳中州路 M264 有一件带扣出在人骨胸部,但其形制和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用于马具的带扣几乎完全一样,且墓内还出土有带钩,所以推测这种带扣可能不是在人服饰上起扣结作用的<sup>[29]</sup>。

考虑到北方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带扣比中原地区要早,且已用在人的服饰上起扣结作用,所以很可能北方地区和带扣的起源有关系。这不仅可以从文献上找到证据,另外从带扣的最早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它和北方地区的关系。如清阮元说“师比之制,创自赵武灵王,而革带有钩由来已久。”<sup>[30]</sup>王国维在《胡服考》中有“《左氏僖二十四年传》‘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荀子·礼论》篇‘缙绅而无钩带’。绅为大带,则钩带或指革带,皆古带用钩之证。然其制无考。其用黄金师比为带钩,当自赵武灵王始矣”。关于师比的解释,王国维在《胡服考》中说“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钩,亦本胡名,《楚辞·大招》作‘鲜卑’,王逸注‘鲜卑,绅带头也。’《史记·匈奴传》作‘胥比’,《汉书》作‘犀毗’,高诱《淮南》注‘私毗头’,皆‘鲜卑’一语之转,延笃所谓胡革带钩是也。”<sup>[31]</sup>意思是说师比就是胡革带钩,即带扣。其名称都是由鲜卑这个音转换过来的,所以很可能最早是由鲜卑人发明使用的。汉以前的古文献中已经有关于鲜卑的记载,如《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鲜卑,东夷国。”

中原地区大约从汉代才开始把带扣用于人的服饰束带。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带扣(图六)扣尾和扣环结为一体,形成前圆后方形扣身<sup>[32]</sup>。而这种形制的带扣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早期的用于马具的只有扣环和扣舌的鸭首方框形带扣,且依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它在汉以前的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所以可以推测它不是由这种带扣演变而来,而应该是由北方地区早期的扣尾

附在扣环后边的带扣发展而来。另外,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墓出土的一件带扣和满城汉墓出土的带扣几乎一模一样(图七)<sup>[33]</sup>,只是扣舌的位置不同,且一个是死舌,一个是活舌。一般认为从死舌向活舌的转变是带扣由原始向先进的转变,所以后者可能是由前者转变而来。虽然完工墓的年代推测为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但是带扣的制作年代可能会更早一些,可能早到西汉初期。



图六

图七

汉以后用于人服饰束带的带扣逐渐增多,到两晋时成熟、定型。其和早期的用于马具的带扣的形制具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借鉴了早期用于马具的带扣的简单、实用的优点。

### 三、关于带扣和带钩的关系

带扣和带钩的主要作用相同,即用于人服饰束带,但是它们出现的时间却不相同。带钩具有更久远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曾多次出土玉带钩<sup>[34]</sup>,大多出于人骨架下肢部位。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出土了铜带钩<sup>[35]</sup>,河南许昌大路陈村商代墓也出土有带钩<sup>[36]</sup>。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带钩在山东蓬莱村里集墓有出土,为方形素面带钩<sup>[37]</sup>。春秋中期的带钩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sup>[38]</sup>、浙川下寺<sup>[39]</sup>、陕西宝鸡茹家庄等都有出土<sup>[40]</sup>。陕西凤翔高庄 10 号墓还出土有金带钩<sup>[41]</sup>。战国到东汉的带钩有大量出土,东汉以后的带钩虽偶有出土,但已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带钩在北方出现的时间可能比中原稍晚,但大约在西周时期也已经有了。鄂尔多斯出土的兽形带钩为一写实的鸟形,上有动物纹,在鸟的颈部有鳞纹,和山东蓬莱西周墓出土的相似,推测其年代相当或稍晚。带钩在北方地区经常与带扣配合使用或交替使用,如毛庆沟墓地的腰带由带扣、带钩、双鸟纹饰牌、鸟纹饰牌等组成,内蒙古敖汉旗四道湾子燕国“狗泽都”遗址出带钩、带扣 1 套。

用于人服饰束带的带扣最早出现于两周之际的北方地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引进中原。《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经过战国、汉代的发展成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汉代以后中原地区大量使用,并逐渐取代了带钩。近人陈仁涛也说“带扣之用同于带钩而尤为便利,其始亦为胡人之服制,而创作稍晚,唯汉魏以降,用者渐多,遂寝取带钩之地位而代之。”<sup>[42]</sup>

#### 四、结语

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用于马具的带扣和汉以后用于人服饰束带的带扣虽然都具有扣结的作用,但是两者的用途和形制均不相同,而且它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演变关系,所以很可能不是同一种器物。它们的起源地也各不相同,用于马具的带扣只在东周时期的中原有大量出土,可能和中原的养马、饰马有关。而用于人服饰束带的带扣由于其出现时间比北方地区的晚,形制也和北方的十分相似,推测可能由北方传播而来,这也和文献记载相符合。

[1] 陶正刚等. 太原晋国赵卿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21.

[2]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5(2).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 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山戎墓地的发现[J]. 文物资料丛刊, 1983(7).

[4] 湖北省鄂城县博物馆. 鄂城楚墓[J]. 考古学报, 1983(2).

[5] 同[1].

[6] 同[1].

[7]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实习组. 陕西米脂张坪墓地试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9(1).

[8] 田广金等.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研究[C]//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9] 同[8].

[1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葬[J]. 考古学报, 1993(1).

[1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J]. 考古学报, 1995(1).

[12] 同[8].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凉城县崞县窑子墓地[J]. 考古学报, 1989(1).

[14] 罗丰等. 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J]. 考古, 1990(5).

[15] 同[10].

[16] 同[10].

[1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青铜器全集 15: 北方民族[M]. 文物出版社, 1995: 65.

[18] 钟侃. 宁夏固原县出土文物[J]. 文物, 1978(12).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沅西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2: 139.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上村岭虢国墓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21] 同[10].

[22] 刘得祯等. 甘肃庆阳春秋战国墓葬的清理[J]. 考古, 1988(5).

[2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 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J]. 文物, 1989(8).

[24] 同[8].

[25] 河北省文管处等. 河北邯郸赵王陵[J]. 考古, 1982(6).

[26] 洛阳博物馆. 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J]. 考古, 1974(3).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邢台市文物管理处. 河北邢台市葛家庄10号墓的发掘[J]. 考古, 2001(2).

[28] 魏怀珩. 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J]. 考古与文物, 1982(5).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109.

[30]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十.

[31] 王国维. 胡服考[C]//观堂集林(第22卷). 王国维遗书(第三册).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304.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119.

[3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墓清理简报[J]. 考古, 1965(5).

[34] 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 1988[1]. b.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 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8[1].

[35] 李百勤. 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清理简报[J]. 文物季刊, 1994(4).

[36] 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 许昌县大路陈村发现商代墓[J]. 华夏考古, 1988(1).

[37] 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管组. 山东蓬莱县西周墓发掘简报[J]. 文物资料丛刊, 1980(3).

[38] 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 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J]. 文物, 1980(10).

[39] 同[26].

[40] 宝鸡市博物馆等. 陕西宝鸡市茹家庄东周墓葬[J]. 考古, 1979(5).

[41] 吴镇烽, 尚志儒. 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1(1).

[42] 陈仁涛. 金匱论古初集[M]. 香港: 香港亚洲石印局, 1952.

(责任编辑 李自智)